

《庆余年》原著小说修订版面世 从构架到人物描写都有改动

猫腻，知名通俗小说作家。代表作有《庆余年》《间客》《将夜》《择天记》《朱雀记》等。《庆余年》是他的长篇代表作，自2007年在网络上连载以来好评不断，历经十余年热度不减，点击量达数千万。由于其作品创意新奇，结构大气，可读性强，不仅受到各界读者的广泛喜爱，还曾获得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前十、类型文学双年奖金奖等多种奖项。

近日，《庆余年》原著同名小说（修订版）面世。据该书出版方介绍，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其中既有以勇制胜、肩担道义的英雄，又有险境环生、跌宕起伏的情节，有境界、有情怀，有谍案、反贪腐、权谋悬疑、复仇追杀、热血报国等等，在书中都有精彩独特的呈现。

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范闲的年轻人，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他的成长历程。这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少年，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，是庆国数十年风雨飘摇的见证者。

在猫腻的笔下，范闲容貌俊美，个性鲜明，热血激情。崭露头角后，历经家族恩怨、江湖纷争、庙堂权谋的种种磨炼。他重情重义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深藏绝世神功，看似云淡风轻，心中却风雷激荡。他才华盖世，诗文冠绝京都，抨击科考弊政，解救囚人邻国人质，重组谍报网，彻查走私案，接手庞大的商业财团，凭着过人的天赋、胆识与才智，在刀光剑影中杀出一片天地，成就一代传奇伟业。

小说的构架犹如一盘妙棋，谋局布局功力

非凡。故事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，是一部既有东方古典气韵，又蕴含着现代意义的长篇佳作。很多书粉称，继金庸之后，猫腻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的传统，而他的代表作《庆余年》更被称之为中国网络类型小说中的佼佼者。

据悉，《庆余年》小说初版于十余年前，近年经过作者猫腻斟字酌句的修订，再次出版后，从构架到人物的描写都更加精彩，故事张弛有力度，收放自如；语言简洁细腻。

《庆余年》（修订版）第一卷“远来是客”、第二卷“人在京都”、第三卷“北海有雾”已于近日推出。而据记者了解，作者猫腻竭力修订的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卷，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



潘向黎：杜甫早晚会把我们收拾了

“我觉得一胖就几乎没有灵魂，我喜欢那种轻盈的感觉。”

潘向黎一开始拒绝拍照，理由是自己最近胖了。但因为比约定的采访时间迟到一刻钟，她又架不住心中歉意，对记者做出了让步。“因为我迟到了，我必须合作，作为一个补偿。”

从散文到小说，又从小说到散文，潘向黎似乎在走一条回归之路。然而又不是，她最新出版的《梅边消息》，迥异于刚出道时的都市散文，而是将目光回望千年。那一端，那些熟稔的唐诗宋词，从她意气飞扬的少年时代，瞬间攀缘至五味杂陈的中年。



人物介绍

潘向黎，写作者，现居上海。南京大学文学博士。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穿心莲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白水青菜》《无梦相随》《十年杯》《轻触微温》《我爱小丸子》《女上司》《中国好小说·潘向黎》，随笔集《茶可道》《看诗不分明》《万念》《如一》《梅边消息：潘向黎读古诗》等多部。荣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多项。作品被译成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韩、希腊等多个语种，出版英文小说集 WHITEMI-CHELIA（《缅桂花》）。

被杜甫收拾了的潘向黎

诗人杜甫是潘向黎生命中的分水岭。从青年到中年。

“年少的时候不喜欢杜甫，因为他很沧桑，而你没有。你是个崭新的人，肯定喜欢那种意气飞扬的东西，带着你一起飞。”

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轻捷。那是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潘向黎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。

“那一天黄昏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很疲惫。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。他们在的话，我会煮晚饭。他们不在，有时候我会读读自己喜欢的韦应物、刘禹锡、苏东坡，或者《陶庵梦忆》之类。那天不知怎么拿起了这本杜诗。”

读到“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，读到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”，潘向黎不知不觉泪盈眶。从小就被父亲引导进入古诗词世界的她，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、王维流过泪，却在那一天为她向来忽略的杜老夫子流泪了。

“人到中年，当生活让你沉下来以后，你会突然看到这个一点都不意气飞扬的老夫子的深度。他在很深的地方等着你，你心里所有的褶皱，他都懂。这就是常说的心会，他从此就成为我的亲人。”

某年某月某日读懂了杜甫，潘向黎把这归为她人生的大事记。一如她把读懂李商隐归为大事记，把读懂王维归为大事记。

“我很震惊地发现我父亲是对的，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代人是对的，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传承。我曾经和一个台湾的作家聊天，他说，不用说服年轻人去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早晚杜甫会把他们收拾了。我说，杜甫不收拾，自有一个人会收拾他们。”

被杜甫收拾了的潘向黎，把古诗词私人笔记列入了自己未来的写作计划。“是我压箱底的东西，我本来想退休以后写。但在那期间，小说

的写出了一点问题，于是我就把这部分计划提前做了起来，就有了这本《梅边消息》。”

一部小说搁浅十三年

在《梅边消息》之前，潘向黎的一部长篇小说中途搁浅。

小说起笔于十三年前，潘向黎想写一部家族史式的小说，从晚清到民国。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，她动笔了。在写到五六万字的时候戛然而止。

“当时觉得小说的骨骼已经发育了，我是非常喜悦的。像孩子一样，它发育了，长势喜人。对长篇写作者来说，过了五万字，就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阶段。到七八万、十万，再面临一个突破，会有个坎，得再过一下。”

就在创作的最佳节点，潘向黎的父亲潘旭澜病重，后来就去世了。潘向黎去料理父亲的后事，在刻墓碑的时候，她提议在墓碑的正面写上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，墓碑后面，就写上父亲所有著作的名称。

“父亲是教授和作家，如何界定他的生平？他不是个军事家，他不可能打了什么战役，保住了哪座城市。他不是一个建筑家，他不可能去建筑哪个大桥，哪个伟大的建筑。他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，他的学生会记住他。除了这以外，就是他的著作，一起写上去，就是他的一生。”

父亲的墓碑竖起来以后，潘向黎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攫住。

“我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墓碑了。我想，写作有什么用？无非就是墓碑后面多几行字或者少几行字。你很努力，写得熬心熬血，用尽所有的元气，踮着脚，用自己灵魂巅峰的状态，跟那些虚构的人物死磕，然后写出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有谁能写出来的东西。因为我不等稿费来维持我的生计，我必须自我催眠，催眠到那个份上，才能把它写完。即便这样辛苦，也就无

非多列两行，到了点，灯就灭了，人就没了。”

小说就这样搁浅了。从2006年到2019年，一搁就是十三年。

渐渐恢复过来的潘向黎，又有不甘。“于我而言，这种半途搁浅，就像个事故现场。我觉得，那个可能会是我最好的小说。我想，什么时候状态来了，小说的气脉动起来了，我再继续。但是也有朋友，像是毕飞宇，他讲，你必须主动去进入那个气场，你这样等着它叫你是不可行的。所以，我最近在写一些恢复性的中短篇，我不敢直接去硬攻那个长篇，写坏了不就完了嘛。”

小说家就是选择性地洞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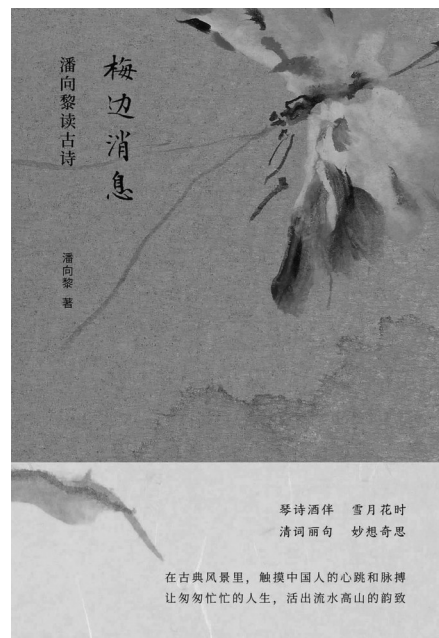
潘向黎最初是以散文写作登上文坛，2000年前后，又闯入了小说领域。

“那时候，得了一些散文方面的奖项。但总觉得，有一些内心的体验和想象，是非虚构不能承载的。一般人认为，非虚构是直面自我，直面生活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。但我觉得，它们呈现的是表层和中层的真实。最内里的真实，终极真实，我认为是要在虚构里面释放的。因为在虚构里面，它才能够出现一些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愿意去面对，不忍去面对的东西。在虚构当中，因为它不是放在你自己身上，不是放在你熟悉的人身上，你会按照终极逻辑去呈现它，不会有什么不忍之心，不会有什么顾虑。”

有了这样的心态，潘向黎很快捕捉到了小说的感觉。先是短篇，接着是中篇。2007年，短篇小说《白水青菜》获得鲁迅文学奖，以起步之晚、产量之低，对潘向黎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意外和惊喜。

潘向黎已经问世的小说，大都着力于都市爱情主题，女性是她最关注的对象。《白水青菜》里，妻子的隐忍、贤惠与最后的独立，令人印象深刻；《穿心莲》里面的“深蓝”，有着最深刻的欲望，却又有着最执着的坚守。

对欲望的书写，让潘向黎着迷，在她看来，



“作家就是负责透视十二单衣下面的人性，人性的层层叠叠的波动。人性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很恒定，小说家喜欢看人的挣扎，把挣扎写出来，狼狽当中的人性是最真实的。就像人摔倒了，要保持平衡的时候要抓住一个东西。瞬间反映出很多东西，你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阅历，你的智商你的情商。”

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潘向黎坚信，这个职业的要务之一，就是选择性地洞察。“要像X光一样洞察，比你灵感的来源对象自己还清楚。他自己梦里面都不敢梦的事情，我们要呈现出来。他自己是怎么控制的，控制到要颤抖的那种，我们作家要把它写出来。”